

● 读后

## 人木岂止三分 ——读《入木：黄永玉版画艺术》

刘学正

“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，大部分都在这里了……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，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。”贯穿了黄永玉80年木刻生涯的400余幅版画，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又散发出灵动洒脱、历久弥新的美感，它们好似一个个嵌入不同时期的舞者，最终以起舞的姿态被装订成册，形成了《入木：黄永玉版画艺术》一书。木刻，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、作之的技艺，可谓其艺术之根本。浓墨重彩的黄氏国画背后，深藏着木刻的理性思维，无论刀底、笔下，所刻、所画皆饱含黄永玉之情之所至、生命所有。

作为黄永玉的首部版画全集，该书题材涉猎广泛，涵盖了市井生活、文学插图、名人肖像、动植物小品、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，翻阅其间，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历史记忆和尘封的感动。

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，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，冷峻的刻刀沁润着悲悯情怀。《石子碎了，眼睛花了》，一个颧骨高起、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，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，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，似在哀叹；《孩子渴了》，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，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对嘴喂水，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，背负着的幼儿渴了，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，奶水应该是没有的吧；《丈夫买药回来了》，窄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，生命危在旦夕，费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，满脸愁容，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。

黄永玉的版画作品，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《齐心协力收庄稼》，硕大而饱满的稻穗、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，来回穿梭的孩童，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画卷；《做了几十年工，想都不敢想，收了个徒弟是厂长》，老师傅喜笑颜开，小徒弟英气逼人，传承的不仅是工匠精神，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；《大冬瓜》，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共同担着竹篮，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，两人对视而笑，由画面可知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。

孩子，是黄永玉版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。《报童》《擦鞋童》《没书读的孩子》，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，受尽白眼，满是心酸泪；《受伤的孩子》，孤零零地倒在街头，背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；《读书郎》，朝气蓬勃，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。黄永玉还为童话、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插图，比如《公鸡和狐狸的故事》《采月亮》《红鼻子的姑娘》《光屁股国王》等等，天真趣味的画风，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，丰富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《在森林中》创作的所有木刻插图。森林小学、林场生活、林中动物……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真，足见夫妻两人琴瑟相合的默契。据说，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，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，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。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，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，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。

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，黄永玉返璞归真的少年心气，与木刻有关，木刻和他的青春、爱情、艺术、生活紧密相连，成为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。正如臧克家评价说：“他（黄永玉）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纯朴和儿童的天真……作品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，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。”

相关链接

书籍简介



《入木：黄永玉版画艺术》  
作者：黄永玉  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20年8月

## 节制的情感记录苦难的生活

——读黄孝纪《故园农事》

周慧文

见到黄孝纪老师，是上个月在毛泽东文学院学习时的散文组研讨会上。他中等个头，刚下车直奔会场的，红扑扑的大圆脸上，架着副眼镜，眼镜里是连微笑都只留条缝的小眼睛，哈哈地与我们一一握手。

看来，曾经历农村那食不糊口、寒耕热耘生活的少年郎，如今已磨炼成轻松笑对一切的如来佛了。为读者描绘的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，明明是苦难深重，却不见半点辛酸与抱怨。

种田的粗重、作土的精细、育山的孤独、养殖的肮脏、手艺的孤苦、农闲的繁杂，哪一样会是轻松美好的，可写作老道的黄老师在写作时却注重情感的节制，以朴素洁净的语言，为我们留住这些曾经刻骨铭心的体验，而往后下一代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故园农事。

初春时节，清早水温很低，打赤脚伸入冰冷的水田里是需要勇气的。当我站在田埂边，脱了鞋袜，还需给自己鼓劲时，早已在稻田的老妈以整个小村庄都能听到的粗嗓门骂开了：“看你个不读书的，以后种一辈子田”。为了不让老妈把我现在骂，追根于以前、延伸到未来，只得迅速下田。

弓着腰，左手握秧把，并不断匀出一小撮，右手接过那一小撮秧苗，踏入田中，两只脚轮流不断从深泥中艰难扯出来，后退，又踏入浑浊的深泥中。一整天就这样弓着腰，机械地轮回着。很多时候，会有几只蚂蝗钻进脚背上、小腿上，需用手捉住，用力扯出来，随之点点鲜血也跟着流出来，但此时鲜血不可怕，让我小时候最可怕的是把蚂蝗扯断，留下这软体动物的一截在身体里，因为听说它会无限地繁殖，长长，从而慢慢地吞噬

五脏六脏。

我小时候蒯田，是最让老妈见识小女的低能时。如速度太慢太慢，一大早就蒯不完一箱田；脚步后退太频繁，蹿出的田地坑洼太多；分秧苗不均匀，有厚厚一扎也有稀疏几根；随意蒯，不成行、不工整；爱惜力气，蒯下去秧苗微风一吹，飘浮水上。急躁的老妈看到我这样，总是恨铁不成钢，怒气冲天地质问。所以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活简直令我苦不堪言，这也是我年少时下决心努力念书的最强烈时刻。可看黄老师写的境界多高远：“当我插完最后一株水稻，光着一双泥腿站在田埂上，面对眼前的新绿，常常心生喜悦。”说实话，那时的我是痛苦的，从未生过喜悦。

“蓝天白云，蝴蝶翩跹，野蜂嗡嗡，蜻蜓起落，飞鸟掠空”这是黄老师写《灌园》文中的语句。如今已久居城镇的我，偶尔回到乡下，走进老妈的菜园，看到绿意盈盈的青菜，会欣喜，忍不住摘一大把。可年少时，那一园子蔬菜，一亩田的辣椒、几分田的苕麻、棉花都是我避之不及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因为我的家乡土地平整，没有山泉水浸润，一到夏天，骄阳似火，所有植物经过一上午的曝晒，都耷拉着，整个暑假的下午，我们得全家出动，大小桶子齐上阵，一担一担地从低洼的池塘里挑水爬上来，灌菜园，不是一勺一勺浇水，而是一桶一桶地泼水，大概从下午两三点，直至傍晚七八点多，生长在湘南地区的黄老师写：“在我上中学、上中专的那些年，淡水灌园的日子正值暑假，这也差不多是我每日的一项任务，并乐此不疲。”我的天啊，这位中年男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？写起这话题，怎么会如此淡定？年龄相仿的我，全然不是

这样，而是觉得那根扁担苦大仇深，是抑制我长高的罪魁祸首。更不用说曾经与老妈抬大淤小淤灌园的经历了，我总想离那臭气熏天物远一点，再远点，可老妈总会在扁担那头，用力一耸，厉声道：“抬近点”。

捡柴、砍硬棍子、搂枫毛、捆稻草、拾煤渣，这些为生火做饭煮粥的活计，我们小时候都干过，相比较而言，对于我而言，搂枫毛是最简单的，尽管灰尘在空中尽情挥舞，头发上、衣服上、鞋子上、鼻孔里自然是厚厚一层，但至少不用付出很大力气。“散落的枫毛在苞子下会聚成堆，散发着独有的芳香气味。”当我看到黄老师这句描写时，只感感叹，黄老师有着孙犁写《荷花淀》的风格，战火纷飞背景中的月下织席、夫妻告别那些画面读起来如同一首诗，一帧画。看来，一个大师的写作是哪怕身陷低洼，也应跳脱小我，心存美好，面向未来。

黄老师的这本《故园农事》，像孙犁一样，透过如诗如画的叙述，在愉快与喜悦的情感中，能感觉出作品所描写的景、人、事隐含着深深的感伤与无奈。而且，作者笔下劳作的家人们就是我们的“爹、娘、姐”。

这是一本很适合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出生的人阅读，特别是乡村成长的。他们会从黄老师文字中读回自己的童年、青少年，也会像如今的黄老师那样呵呵地迎接眼前的美好。

● 观点

## 写小说就是写生活史

曹光辉

角度，从美学的角度，看人物，写人物，写生活史。这是小说家的眼光和使命。

小说家就是写生活史。首先是发现生活，而不仅是反映生活。小说家对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能力和独特的发现了，仅仅一个陕西省，就出了两个这样的大作家。陈忠实写出了史诗般的长篇《白鹿原》，贾平凹写出了灵动美的长篇《秦腔》等。他们能把历史之根同现代意识贯通起来，能把时代精神同地方色彩结合起来，能把文化传统同美学新潮融合起来。他们对历史对人生有独特的发现，就有独特的厚头生活史。小说家在写生活史，小说家也是写历史。

一部“生活史”并非一部简单的道德史，它充满了一定的指向性，暗示性，多义性。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：“写作艺术之所以好，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，而是在于知道不需要写什么”（1853年12月6日记《构思》）。这对“写生活史”的小说家来说，尤显重要。我们必须学会该写什么，不该写什么，真正地去发现真善美，鞭打假恶丑，真正体现民族前进步伐的历史。

写小说贯穿生活史的就是写人物。写人物就得注重从美学角度观察人物，写活人物。要写人物性格的“多

面”，要写人物性格的“反差”，使鲁莽的更鲁莽，细心的更细心。面貌画骨，写景写心，写人物生活史，还得要千方百计跳出低级地讲故事，要恰到好处地用“闲笔”。著名小说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名篇《受戒》，给中国小说家们的小说创作，开拓了一种“旁议闲述”的艺术手法。所谓“旁议闲述”就是写氛围，写氛围也是烘托人。汪氏的高明闲笔，使他著述的“生活史”精彩动人，醉倒读者，让人享受着个性鲜明而又风情万种的审美愉悦。

“生活史”是由各色语言构成的。小说语言的艺术，语言的美，是诗在诗外，文学在文学之外。语言之美，既来自文本，也来自生活。博学博谈获得纯净的书面语言，广纳捕捉获得生活的质感语言。充满情趣的生活语言，富有地域色彩的民间语言，能使语境鲜活得如画如诗，能使人物的神姿、情态、动作仿佛历历在目，均产生强烈而感人的艺术魅力。小说家自己独特发现和书写的“生活史”，便更加璀璨生辉。

但是，如果放弃小说家的眼光和使命，关起门来搞创作，在电脑里找故事，远离生活的黄金宝地，不深入生活也不心入生活，那么你创作的“生活史”，无法“使玩之者无穷，味之者不厌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隐秀篇》）。



● 窗口

## 2020年布克奖揭晓 道格拉斯·斯图尔特 凭借处女作获奖

11月20日凌晨，2020年布克奖揭晓，出生于苏格兰的作家道格拉斯·斯图尔特凭借其小说处女作《舒吉·贝恩》摘得奖项。

因为疫情原因，布克奖此次改为线上揭晓，六位候选人在线“聚会”，BBC现场直播，此前的布克奖获奖作家石黑一雄、阿特伍德也在线见证了本次特殊的颁奖仪式。

自从布克奖在2014年向所有英语写作的作家开放后，英国文坛中心奖项将被美国作家主导，事实上，这个趋势或许难以避免，比如今年短名单中的6位作家中多达5位拥有美国国籍。

此次获奖的作品《舒吉·贝恩》是今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终选入围作品。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以上世纪80年代的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为背景，故事中虽然讲述了一对生活上全然失败的母亲，但他所想要书写的一切尚未崩坏之前的爱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悲剧。

与故事中的情景类似，道格拉斯·斯图尔特自小家境贫寒，也拥有一名嗜酒成性的母亲，母亲因饮酒过度离世的经历，让他的前半生沉浸在“为什么”和“怎么办”的痛苦之中。依靠对世界所拥有细致的观察力和细腻情感，斯图尔特最终将自己的不幸经历和解于文字中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母亲的形象与情感支撑起了这部作品，没有她就不会有这样一次顺利的写作，“没有她，我不会在这里，我的工作不会在这里”。

小说中所书写的1980年代的格拉斯哥，由于工业衰弱和社会经济停滞，该地区的造船业、矿业和钢铁工业不断倒闭，并给本就岌岌可危的社区留下了许多后遗症，其中之一就是大批看不到前景、茫然失措的工人团体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主人公舒吉的母亲并没有找到精神自慰的方式，而是向酒精索取安慰，而舒吉则又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同学排斥。

据《纽约时报》称，斯图尔特从小生活在公共住房，家里仅有的书架上是母亲作为装饰用的、仅有封皮的假书。16岁母亲因酗酒过量死亡后，斯图尔特搬入了寄宿公寓，并开始大量读书——事实上，那一阶段，书籍成为了他的避难所。从斯图尔特·哈代、欧文·威尔士、艾格尼丝·欧文斯和伊恩·班克斯等作家的作品中，他不仅获得了慰藉，更获取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，他并未选择英国文学，而是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时装方向，并以此作为他的职业。24岁之后，因为一个工作机会，他搬到纽约并在时装行业工作了约20年。

刚开始写作时，斯图尔特只把它当作一种私人创作的渠道，和一种克服童年留下的创伤的方式。书写中，记忆和场景像洪水一样涌了回来。第一稿，就写了900页。

在谈到这本书时，他回忆：“我坐下来写《舒吉·贝恩》的时候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，我不敢相信自己在写书。”在这本书获得出版合同之前，有30多位编辑看过作品并拒绝了他。

因为疫情原因，作品出版后的精装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仅仅卖出了约1000册左右，但这并不妨碍它以出众的内容质量赢得大家的认可。书籍获得了书店和媒体的推荐，比如成为英国水石书店2020最佳苏格兰图书、《时代》杂志年度最佳一百本必读新作。

布克奖的揭晓让斯图尔特“格外震惊”。他表示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，“像我这样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小男孩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”

对于获奖以及奖金，他说他已经决定好今后将成为一名专职作家，甚至可能会用这笔奖金从纽约返回格拉斯哥生活。据悉，他的第二部作品也已经完成。